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 精准扶贫研究

DUOWEI PINKUN

SHIJIAO XIA DE JINGZHUN FUPIN YANJIU

高考 年旻 ○ 著

课外
读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武汉商学院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商科类）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 精准扶贫研究

DUOWEI PINKUN

SHIJIAO XIA DE JINGZHUN FUPIN YANJIU

高考 年旻◎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研究/高考,年旻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680-4590-2

I. ①多… II. ①高… ②年… III. ①扶贫-研究-中国 IV. ①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104 号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研究

高考 年旻 著

Duowei Pinkun Shijiao xia de Jingzhun Fupin Yanjiu

策划编辑:曾 光 杜 雄

责任编辑:段亚萍

封面设计:抱 子

责任监印:徐 露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2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当前,贫困问题研究的国内外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作者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认为,贫困问题缺乏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研究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中,心理因素起着非常基础的作用。本著作的目的就在于弥补上述不足:一方面把心理资本、物质资本、健康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整合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综合研究,另一方面特别加入了贫困人群的贫困心理特征以及心理资本对脱贫的作用机理,使得贫困研究的体系更加完备、清晰。

除了上述特色外,本著作在内容选取上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既包含贫困理论的基本介绍和梳理,也有对贫困伦理的深刻反思,同时引入了贫困的现实问题和反贫困的实践案例,注重把事实的广度、理论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结合起来。

本著作由武汉商学院高考副教授和武汉工商学院年旻讲师合作撰写而成,其中高考撰写第一、二、三、四章,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年旻撰写第五、六、七、八章的内容并负责部分图表的绘制工作。

本著作的完成要感谢学生们提供的无私帮助:他们搜集和编撰的资料充实了内容,他们的思考和讨论有较大的启发作用。他们是刘洋、范大钊、刘钰、张芳、梅继光、李俊伟等。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王金锐和马子源同学花了大量时间处理图表。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精力的限制,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201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贫困的基本认识 /1

第一节 贫困的内涵与测度 /1

第二节 贫困的分类 /11

第三节 贫困的原因与发生机理 /17

第二章 多维贫困 /31

第一节 多维贫困的理论背景 /31

第二节 多维贫困的维度选取 /38

第三节 多维贫困的测度 /50

第三章 反贫困政策与实践 /65

第一节 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变过程 /65

第二节 扶贫方式及其效果 /71

第三节 精准扶贫 /82

第四章 心理资本与反贫困 /89

第一节 贫困心理 /89

第二节 心理资本 /98



第三节 心理资本对其他资本及脱贫的影响 /114

第五章 健康资本与反贫困 /119

第一节 生理健康与多维贫困 /119

第二节 心理健康与多维贫困 /126

第三节 健康资本对其他资本及脱贫的影响机理 /131

第六章 物质资本与反贫困 /136

第一节 物质资本概述 /136

第二节 影响物质资本积累的因素 /140

第三节 物质资本对其他资本及脱贫的影响 /153

第七章 人力资本与精准扶贫 /156

第一节 人力资本概述 /156

第二节 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脱贫机理 /159

第三节 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相互联系及对脱贫的影响 /166

第八章 社会资本与精准扶贫 /168

第一节 社会资本概述 /168

第二节 社会资本对脱贫的影响机理 /174

第三节 社会网络 /187

第四节 社会资本对其他资本及脱贫的影响 /191

第一章

贫困的基本认识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人们对贫困问题也一直在进行探索,尤其是近 70 年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索变得更加系统,对贫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总体来说,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一维到多维、从静态到动态、从绝对到相对、从工具到目的的发展过程。本章就相关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论。

第一节

贫困的内涵与测度

研究贫困问题首先要对贫困进行界定,一般对贫困的理解本身就包含着质和量的规定,因而贫困的内涵与测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切入的视角有所不同,大概可以分为客观视角、主观视角、综合视角。

一、客观的视角

所谓客观视角是指从贫困家户除主观方面以外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和测度贫困的思考方式,比如从家庭的收入、资产或者风险等方面进行界定。

(一) 收入贫困

收入贫困的概念经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阶段。绝对贫困是指收入或消费处于某个水平之下使得生活无法维系的状态。这一概念最早是在 20 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 Rowntree(1901)提出,他通过详细调查英国约克郡工人的家庭生活水平和生计状况,将贫困定义为“不足以购买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必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收入水平”,将维持每日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购物篮子”对应的货币支出作为衡量收入贫困水平的标尺,低于这一收入水平意味着无法继续正常生活和生存。20 世纪中期,美国学者



Orshansky(1963)将家庭的最低基本需要分为食物和非食物两大类,把购买最低热量的各类食物对应的货币支出作为食品贫困线的界定标准,而把家庭消费支出的 2/3 作为非食物支出进行估算。

20 世纪末,Ravallion 等人通过收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计 86 个国家)的消费数据,发现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孟加拉国、坦桑尼亚、肯尼亚、摩洛哥这 6 个低收入国家每人每月平均消费大约 31 美元(按 198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比较具有代表性,便确立了每人每天 1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2008 年,Ravallion 等人又进一步修订了该贫困线。他们通过研究 75 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数据,发现中位数的消费水平大约每人每天 2 美元(按照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中最穷的 15 个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为每人每天 1.25 美元,这便成为修订的绝对贫困线标准。贫困实践中广泛引用的 1.25 和 2 两个标准由此而来。

收入是反映贫困问题最直观、最敏感的因素,也是贫困最直接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它是家庭支出的硬约束,能刻画一定时期的消费水平,但不能很好地刻画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也不能刻画消费以外的福利水平。

(二) 资产贫困

相比收入从消费、生存的角度说明贫困的现状,资产贫困则是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预测贫困的变化。Oliver 和 Shapiro(1995)最早指出如果用收入贫困的概念进行测度,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缩小了,但是从资产的视角来看,情况却恰好相反,收入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真实的贫困现状和发展趋势。Haveman 和 Wolff(1995)对资产贫困进行了定义,认为一个家庭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无法保证“基本需要”,这样的家庭被视为资产贫困。他们认为贫困的界定取决于两个因素:家庭实际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认可的基本需要的内容。收入贫困注重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从事后来度量贫困的状态,但忽视了经济资源具有事前预示和引导发展的作用;收入可以用来平滑消费,而资产一方面是积累收入和平滑消费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用来指示生产和收入,因而资产是比收入更加重要的家庭应对风险冲击、避免陷入贫困的观测指标。此外,资产还有利于反映家户的不平等状况,如土地、林地、山地等生产资源的社区层面的不平等以及每个家户分得的资源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原因。

Carter、May 和 Barrett 结合对收入贫困线与资产贫困线的界定发展了结构性贫困与随机性贫困的概念:前者指当前的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均低于事先确定的收入贫困线水平和资产贫困线水平,后者指当前的收入水平低于事



先确定的收入贫困线水平而资产水平高于事先确定的资产贫困线水平。他们把资产水平变化所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结构性转变,而把积极或消极冲击所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随机性转变。区分结构性贫困和随机性贫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者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没有条件甚至可能没有动力去改变贫困的现状,而后者则意味着贫困家庭在积极探索新的生产方式来增加收入,只是可能存在各种消极冲击导致收入下降,暂时处于贫困状态。后者贫困状态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控制风险或合理地分担风险是完全有可能走出贫困的;但前者基本上只能长期陷于贫困之中。

(三) 脆弱性贫困

同样是关注风险对家庭福利的影响,随机性贫困刻画的是由于风险冲击导致的当前的贫困状态,而脆弱性贫困则关注外生不利冲击导致收入的剧烈波动和福利的改变,即使按照某种标准划分,当前已经脱离了贫困状态,但仍然面临较大返贫可能的一类贫困现象。世界银行在《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正式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认为脆弱性的概念用于刻画人们随时间推移针对风险冲击所做出的响应,具体是指受到风险等不利的外部冲击导致福利下降的可能性,福利下降的可能性越大,表明家庭越脆弱。反过来看,脆弱性可以用来预测应对冲击后恢复的可能性。这种恢复能力受到家户资产水平、保险机制以及冲击程度等因素影响,因而脆弱性是家户资产禀赋、保险制度以及冲击因素的函数。Pritchett 等(2000)将脆弱性贫困定义为家户的消费水平由于受到冲击在某个时间范围内降低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用这一概率来测度脆弱程度。但是,不同研究者对时间范围以及贫困标准的选取不一样,如 Chaudhuri 等(2002)把 FGT 指标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融入进来,通过家户未来消费对数的期望值和方差算出该家户在下一期陷入贫困的概率,以此作为本期的脆弱性水平;Ligon 和 Schechter (2003)用风险本身来界定和测度脆弱性,认为风险导致的消费对应的效用水平与期望效用之差是脆弱性的反映,将脆弱性分解为贫困、协方差风险、特质性风险、未解释的风险及测量误差四部分;Dercon(2005)将脆弱性定义为不确定贫困的潜在威胁而导致的对未来遭受贫困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两个方面的事先测度。

无论哪种定义和测度方法,脆弱性都指向家庭在有风险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未来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按照这一思路,可以把家户分为四类:①高脆弱的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当前处于贫困状态,且很有可能未来贫困深度进一步加大;②低脆弱的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虽然当前处于贫困状态,但至少



未来贫困深度进一步加大的可能性较小,而摆脱贫困的可能性相对较大;③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虽然当前处于贫困线之上,但面对风险返贫的可能性较大;④低脆弱的非贫困家户,这一类家户当前不贫困,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强,未来返贫的可能性较小。这种划分方式区分了家户的贫困动态变化情况,也为针对性的反贫困策略提供了依据。高脆弱的贫困家户可能要全面帮扶,低脆弱的贫困家户需要物质帮扶,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需要增加风险控制,低脆弱的非贫困家户不用特别帮扶。

二、主观的视角

Orshansky(1969)曾指出:贫困是一种价值判断。Alcock(1993)也指出: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状况,它更是一种我们不能接受的状况。客观的视角更关注家户的物质状况及带来的福利,主观的视角则从家户的主观感受出发,从他们对贫困的理解以及“不满意”“不幸福”的原因来界定和测度贫困。与客观视角相比,主观视角更强调个人直接的感受与理解,而不是作为旁观者进行猜测、估计和判断。

(一) 主观收入贫困

客观的视角刻画贫困调查的是收入的多少,而主观的视角则调查贫困主体对贫困对应收入的认知,即贫困主体认为收入应该是多少才能满足“基本需要”。最早从贫困家庭对收入感知进行研究的是 Kilpatrick(1973)和 Rainwater(1974),他们试图通过调查公众的看法来确定贫困线水平,例如询问被访者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小开支需要多少或最低收入需要多少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到公众认可的贫困线水平。

比较系统的度量方法包括 LPL(Leyden poverty line,莱顿贫困线)方法、SPL(subjective poverty line,主观贫困线)方法和 CSP(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poverty line,社会政策中心贫困线)方法。LPL 方法对收入的估计主要是利用收入估计问题(income evaluation question, IEQ)询问被访者认为家庭可支配收入在什么水平时是“非常糟糕的”、“糟糕的”、“不足的”、“足够的”、“好的”或“很好的”,利用这些主观收入数据估计得到收入的福利函数进而得到 LPL。SPL 方法围绕最低收入问题(minimum income question, MIQ)展开调查,询问人们认为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家庭收入是多少(并不像 LPL 方法那样对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划分等级),再令调查得到的最低收入等于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推导出 SPL。CSP 方法也利用最低收入问题调查受访者对将实际可支配收入用于维持生活的态度:“极为艰难”、“很困难”、“有一些困难”、



“还算容易”、“容易”或“很容易”。再将选择“有一些困难”的调查对象的数据收集起来,取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回答值之差绝对值的最小值作为收入值从而估算出 CSP。三种方法的比较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主观贫困线类型比较^①

主观贫困线类型	主要特征	调查问题举例	部分有代表性的学者
SPL 型	基于询问受访者维持生活的家庭最低收入问题	就你的情况而言,你认为能维持你家庭生活正常运行的最低收入是多少?	Goedhart(1977) Van Praag 等(1980)
LPL 型	基于询问受访者对于家庭不同收入水平的评价问题	请问符合如下标准时,你认为你相对应的家庭收入应该为多少? 非常差____,差____,不足____, 足够____,好____,非常好____	Goedhart(1977) Kapteyn, Van de Geer, Van de Stadt(1985)
CSP 型	基于询问受访者利用实际可支配收入维持生活的难度问题	请问你家实际收入能否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行? A. 很不够 B. 不太够 C. 刚够 D. 较轻松 E. 非常轻松	Deleeck(1977)

用收入感知的方法测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最早见于 Pradan 和 Ravallion(2000)对牙买加和尼泊尔的研究。他们采用一种混合的方法,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加入 SPL 方法,分别估计了食品的 SPL 和综合的 SPL,发现各国估算的 SPL 都与各国既定的贫困线比较接近,但如果分区域估算,则 SPL 差异较大。Gustafsson 等(2006)通过调查中国农村居民“谷物的最小需求量”和“现金的最小需求量”推导出 SPL,发现 SPL 与中国的农村低收入线非常接近;农村居民对最低收入的需求受到他们所在县城的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一种解释是主观评价中的参照效应,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主观评价反映的不仅仅是绝对贫困,也包含相对贫困的内容。

^① 曲大维,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2011(18):166-168。



(二) 主观幸福贫困

尽管主观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线同以往的客观贫困线相比是从贫困主体自身感受和认知的角度对贫困进行评价的,但从内涵上看它仍然属于以收入或消费为主的一维贫困线,仍属于对贫困的传统理解。根据主观幸福法对贫困的理解,若贫困主体的经济满意度较低,则他处于“经历经济贫困”的状态;如果贫困主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则他处于“经历贫困”的状态。事实上,研究者发现收入是经济满意度的解释变量,但解释力不高(一种可能解释是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共同决定经济满意度);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估计系数很小,即收入的解释能力很小,所以收入不是生活满意度重要的解释变量。研究者在生活满意度中加入其他重要变量,他们发现个体感觉到自身因收入低下导致的低幸福水平对应经济维度,受到排斥的水平对应社会维度,无助感和缺乏安全感对应心理维度,缺乏话语权与权利被剥夺对应政治维度,主观贫困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多维现象。^①

世界银行扶贫小组在“穷人之声”的调研中,收集了6万多穷人关于如何定义幸福、生活质量好坏,以及不良生活质量方面的话语和态度,发现穷人看待和经历的贫困是多维的,不同思想环境、文化背景的穷人对幸福的理解存在相当多的共同点,例如都包含物质幸福、身体幸福、社会幸福、安全、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心理健康。而物质幸福都包含足够的食物、财产和工作;身体幸福包括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有好看的外表以及处于良好的物理环境;社会幸福包括能够照顾、赡养老人,结婚,抚养子女,有自尊和尊严,家庭和社区和睦;安全包含国家和平、人身安全有保障、法治和公正、年老时的保障等;心理健康包括平和的心态、和谐的精神生活或宗教信仰等。具体内容如表1-2所示。

表 1-2 “穷人之声”的幸福维度

物质幸福	有足够的食物、财产和工作
身体幸福	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 有好看的外表; 处于良好的物理环境
社会幸福	能够照顾、赡养老人,结婚,抚养子女; 有自尊和尊严; 平和,和谐,家庭和社区和睦

^① 参见左停、杨雨鑫,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13(9):43-49。



续表

安全	国家和平； 人身安全的环境保障； 个人人身安全； 法治和公正； 年老时的保障； 对未来有信心
选择和行动的自由	
心理健康	平和的心态； 幸福； 和谐(包括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

主观幸福的研究思路注重对贫困人群感受和话语的倾听,注重对贫困人群感受和认知的多方面总结,真正从贫困人群的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由此,它已经拓展了研究贫困的思路,把对贫困的界定从一维扩展到多维,这一界定成为多维贫困概念的理论雏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主观幸福的思路往往包含相对贫困的内容,甚至很多情况下相对贫困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过绝对贫困。因此,从主观幸福的测度中提炼对绝对贫困有价值的信息或者在调查设计中分离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才能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综合的视角

综合的视角把多个因素和多个维度综合在一起,研究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共同影响,旨在从多个角度对贫困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刻画,主要包括多维贫困和多维资本贫困。

(一) 多维贫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公布了多维贫困指数(MPI),对全世界多个国家的贫困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04 个国家和地区中大约有 1/3 的人口(约 17 亿人)处于多维贫困,超过了用每天 1.25 美元或更低的收入贫困线衡量得到的 13 亿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平均为 65%,从南非的 3%到尼日尔的 93%;世界上仍有约一半的多维贫困人口(约 8.44 亿人)集中在南亚地区,约 4.58 亿的多维贫困人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多维贫困是建立在 20 世纪 70 年代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的思想上,由阿尔基尔(Alkire)等人不断完善的一个贫困的综合概念。多维贫困是与可行能力方法相关的概念,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便于识别人们的能力剥夺(Alkire, 2007)。《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 MPI 以阿尔基尔等人的研究为基础,从 3 个维度、10 个维度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包括健康维度(营养状况、儿童死亡率)、教育维度(儿童入学率、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饮用水、电、日常生活用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

阿马蒂亚·森的思想为多维贫困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他的基本假设是“基本可行能力平等”,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具体包括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他对贫困的定义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也可以视为功能性活动的缺失(功能性活动的缺失是由于实现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的缺失)。此外,他认为除了收入低下的原因以外,其他剥夺可行能力的因素也应该考虑,例如家庭性别的歧视可能导致女孩无法接受教育甚至营养不良;年龄因素(例如老人及年幼者的特定需要)、性别和社会角色(例如母亲的特定责任或约定俗成的家庭义务)、所处地域(如受灾频率、损失程度)、流行病状况(如存在地方流行病)等因素也会影响实践的可行能力。

虽然主观幸福和多维贫困都是从福利角度来界定贫困,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异。主观幸福从个体角度强调人的直接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来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综合,个体差异较大;而多维贫困是对贫困人群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虑后的理性总结,是从贫困人群整体的角度对被剥夺程度和改善可能性的综合考虑。个人幸福感是多维贫困内涵的基础来源,多维贫困是个人幸福感的总结提升。实践中,多维贫困已经成为国际上对贫困进行测度并在国别间对贫困进行比较的基本工具,对多维贫困维度的选择、维度指标的确定以及测度方法的论证也是近年贫困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和热点。多维贫困不仅具有“价值”的意义——从多维价值角度研究贫困人群的基本需要被剥夺程度,对人的幸福进行综合测度;而且具有“工具”的意义——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保护性保障等方面给出改变贫困的途径和保障性条件,提出反贫困的具体措施。

(二) 多维资本贫困

与多维贫困从可行能力方面对贫困进行界定类似,多维资本贫困是由其脱贫所需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对应的多维资本的水平对贫困进行界定的。



Moser 和 Felton(2009)认为贫困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衡量长期贫困的多维资本上。他们认为多维资本不仅能创造收入、抵御冲击,还能为满足人的其他需要创造条件。他们构建了一项包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维资本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第一层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综合,得出多维的资本贫困指数。他们认为物质资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家庭耐用消费品,二是住房(此处指土地以及其上的物理结构)。住房是物质资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住房的有无和住房的等级可以充分地表明家庭的贫富情况。住房等级的判定对象,除去建筑材料以外,还包括厕所类型、光源、地板和墙壁。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电灯,是最贫困的表现,该家庭其他类型的物质资本的级别也可能很低;而拥有抽水马桶的家庭可能相对最不贫困,其他方面的物质资本很有可能都比较高。耐用消费品价值相对较高,贫困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和决策也会更加慎重,因而耐用消费品也可以明显地区分贫困程度。耐用消费品不仅可以反映家户之间的差距,也能反映家户自身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1978 年拥有黑白电视是财富的象征,但在 2000 年以后黑白电视机反而成为贫困的象征。

金融或生产性资本包括家庭可用的货币资源。生产性资本有三个来源:劳动保障、转移性收入(汇款、政府转移支付和租金)和生产性耐用品的创收。前两项是社会收入转移,后者是资本回报。在贫困地区,转移性收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汇款收入增长最显著,例如厄瓜多尔移民导致的汇款收入占一些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生产性耐用品为当前或未来提供收入,例如在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的省会瓜亚基尔,缝纫机、冰箱和汽车是不同时期典型的生产性耐用品。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家庭购买缝纫机,男性主要从事裁缝的工作,缝纫机是主要生产性工具,既可以用于自营,也可以外包;少数妇女在家中使用缝纫机,也可以通过制衣创造收入。冰箱通常用于制作冰块进行销售,也是生产冷冻甜点和可口可乐等冷饮的小企业的必要工具。汽车需要更多的资金(通常以信用贷款为基础),通常被用作出租车来创收,也有当作物资运输工具创收的。

人力资本指的是在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的投资,会增强人的劳动能力,提升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报酬。研究教育的人力资本一般都是在个体层面上,衡量的指标通常只有教育年限,显然这并不代表完整的人力资本。印度的人力资本研究发现,1978 年,不识字的人与接受小学教育或完成小学教育的人的工资水平差别很小,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挣得很多;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出现分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工资较低,这对不识字或没上完小学的劳动者非常不利。



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安排中嵌入的规则、规范、义务、互惠和信任,使其成员能够实现个人和社区的目标。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或不同层次的结构(从家庭到市场和政治制度)产生并提供利益的。社会资本可分为社区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其中,亲缘关系和社区组织关系是家庭最主要的连接方式。家庭社会资本有双面作用。一方面,家庭在成员受到伤害的时候充当其保护伞,或通过协调家庭成员的日常生产生活为更好的创收机会积累资金;另一方面,一个家庭也必须对低生产力的成员进行补助,从而减少生产资金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家庭资本会由支持低效生产成员转移到支持高效生产成员。可见,家庭社会资本既有提高效率、改善贫困现状的可能,也有降低效率、不利于脱贫的可能。

人们将上述指标用图 1-1 所示的星形图表示。每个坐标轴表示一个维度指标,每个指标用 8 个等级进行评价(从 -2 到 5),这个图可以直观地展示出各个指标的变化趋势以及整体水平,间接地反映贫困的深度以及各种指标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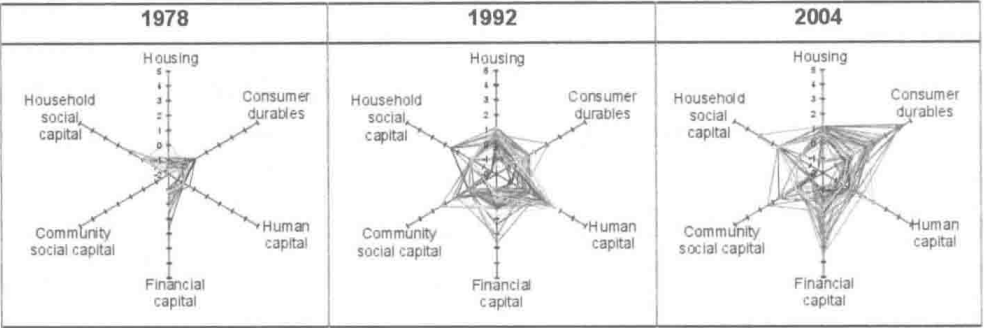


图 1-1 家庭多维资本星形图

Agnes Quisumbing(2006)就代际资产转移如何创造(或阻止)摆脱贫困的途径进行了一项调查。她区分了自然资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但强调相关资产的准确选择应根据具体情况逐案决定。例如,在贫瘠的土地环境下,土地对于妇女的价值可能比教育更高。为了让穷人积累资产,财产权和储蓄工具的作用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收入贫困是一种事后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户的福利水平;资产贫困是一种事前的状态,从生产可能性的角度预示家户的收入水平,间接地决定福利水平;多维贫困可以看作对收入贫困的发展,把家户层面的福利状态从更广泛的视角加以界定,把家户的微观水平与政府的宏观水



平相结合,从综合的角度对福利被剥夺进行界定;多维资本贫困可以看作对资产贫困的发展,是从多维的脱贫能力和脱贫要素的角度研究脱贫的条件和可能性。可以看出,多维贫困和多维资本贫困概念的发展是把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从一维延伸到多维,从更综合、更精细的层面剖析致贫原因和脱贫机理。从考虑问题的方式看,这两种概念的区别在于,如果从贫困的界定和福利的评价角度看,多维贫困的概念更合适;但如果从贫困的原因和脱贫的方式进行研究,多维资本贫困更适用。

对贫困的研究,既要考虑当前福利的状态,把被剥夺的状况考虑进来;也要考虑长远的发展,把贫困人群得以自我发展、自我提升所需的要素考虑进来。从提升贫困人群基本能力方面着手,让他们具备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能力,通过良性循环最终摆脱贫困,满足自身基本需要和获得应有福利。因而,本书在界定贫困时,考虑的是福利实现水平这一价值目标,用的是多维贫困的概念;在研究脱贫的机理和反贫困的扶贫方式时,考虑的是内在能力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用的是多维资本贫困的思路。

第二节 贫困的分类

贫困的表现和成因比较复杂,也会随时间变化,因而对贫困进行分类研究有利于从更细致的角度把握贫困的特征和动态。大体上,贫困按照时间维度分为静态贫困和动态贫困,按照其相对性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一、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

根据单一时点或者多个时点来观察生活状态,可以把贫困分为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前文中收入贫困、主观贫困都是以某一时点观察家户的状态,因而都属于静态贫困的范畴。然而现实中,贫困的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当在贫困问题研究中加入时间维度,并考虑贫困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时,对贫困的认识和发展趋势的把握也会上升到新的层面。

从贫困状态的表现来看,贫困动态研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贫困状态的转换过程,以两期为例,包括“脱离贫困”、“陷入贫困”和“持续贫困”等动态过程。就一般意义而言,“脱离贫困”是指家户由当期的贫困状态转变为下一期的非贫困状态,即家户的福利水平由贫困线之下跳跃到贫困线之上;“陷